

唐文粹

唐

文

粹

唐文粹卷第二十九

吳興姚
鉉纂

表奏書疏已

總七首

奏

尊號一

奉天論徽號狀第二首

赦宥一

論赦書狀

舉官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府庫一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內人一

初收城論治渾瑊取裏頭內人等狀

無濫賞二

駕幸梁州在路論百姓進瓜果請賜帛不與官二狀

已上並陸贊

論尊號狀第二首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以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曰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羲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

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運
逆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
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
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
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
運上可以齊德於夐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
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爲稱首者達
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恠而不革之反欲加冗號以受實患哉玄
元之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
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祀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
漢光武詔令上書書不得言聖史策稱之以其能損已也臣顧以
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
不復防慮忌諱放其愚而鑑其理唯明主行焉謹奏

論赦書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書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
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並條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
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
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
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
自陛下嗣承大寶志一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毗庶未達於暫
勞之意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
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
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危言之痛心自古禍
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尙存裂土假王者四兇
滔天潛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
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獲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
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

炎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宣及膚翦爪宣
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
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
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埋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
去瘢痕使天下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
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
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
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之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
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同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
致不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能信伏願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
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而措之無苟其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
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亦何可不務罄輸

衷懇伏聽聖裁謹進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自揀擇不得信任諸司者臣以聞劣謬當大任果遭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敷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眾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情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閭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厯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罔爲太僕命之曰

慎束乃察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令其大官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官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惟高位重職考庶官之有成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以委之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臣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

委宰臣揅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進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始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鰥頑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常制凡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擇選指陳才實以狀上言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

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厯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其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爲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特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其人慎謀其始旣得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若無其人孰敢當任責成無爲而致理之道也所謂聽言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

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公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責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構不辨之冤此古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啟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

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
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尙憂其害霸況又
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
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
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悉陳所犯之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陛下
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考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施刑如
或有辭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
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辨詰
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
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
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偏諳諸士
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
明歟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親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
薦於宰臣豈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

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
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偏諱識踰
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
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
詳擇焉恐不如復委長官慎柬寮屬所柬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
鑒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
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動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
卽僕射尙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
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
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爲長官時則
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位則可委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
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以不逮尊者領
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官庶官擇佐寮所
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

以類則深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求人無易於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叙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厯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叙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官懼曠庶官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寢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容

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責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厯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啟詳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如何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如何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

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一至于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公言固非爲已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之謹奏

請不置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歛之臣夫豈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爾是以務鳩歛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